春秋經解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九

宋 崔子方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其言圍宋彭城何前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矣嫌此遂非宋地故復繫之宋也且不與楚取人之

之邑而長人之叛臣云爾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次于鄫所以為晉師之援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而春秋善之此鄭伯睔卒而晉宋衛侵鄭知其為罪矣晉師宋師不書其人貶之也然甯殖何以不貶方欲致貶乎大國故不貶

甯殖以見晉宋之旨御云爾春秋欲有所見者不嫌矣亦猶澶淵之會而獨稱鄭良霄也傳謂稱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是則以怨報怨者非春秋之義也然春秋伐喪者多矣或譏或不譏何也春秋之法亦原情而已彼之伐喪者或喪已踰時又或已葬則其伐者非以喪為利也今三國之侵鄭則不然今日聞喪而明日師興矣是利其喪而伐之則其不仁已甚故於此獨貶以見惡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此蓋取之鄭而城之也比年諸侯亟伐鄭而未得志
故取虎牢而城之以偪鄭於是雞澤之會而鄭伯受

盟見晉之不能以德綏鄭服楚數事侵伐又城其良邑以偪鄭而強與之盟也下書戍虎牢而復繫之鄭知不與諸大夫之城虎牢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按本例云譏亟且喪朝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此亦一事而再見不先略何也嫌於出會在四月故不得不舉六月以見之然則凡一事而再見其舉時者謂首月也春秋不煩文如此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先從楚欲叛楚即晉故使袁僑如會而請從五年

戊陳楚公子貞伐陳是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袁僑如會而諸侯已盟故别以戊寅而使諸侯大夫盟袁僑也夫諸侯已盟則大夫可無盟矣然而又盟見諸侯之微而大夫之張也故日之以見譏至於溴梁之會則諸侯不復有盟而專在大夫矣

秋公至自會

公以月往而不以月致何也譏不在往會而在於已

會盍不正其使大夫盟故譏之也與溴梁之會不以
月致同例
冬晉荀罃師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已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公羊作定弋當從公羊為定弋

冬公如晉

不月公之行譏亟也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叔孫豹何以先鄫世子而叙鄫微國不能自達于大

國且欲屬我故叔孫豹覿之于晉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未有稱人者此稱人蓋吳子也或者以為進吳且戚之會吳未有善焉春秋何遽進之其後因其行禮

于中國與其有援中國之功然後與其爵號而正其君臣之名如吳子使札來聘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之類是也其無所隽者則亦復外之公會吳于橐臯吳伐我公會吳伐齊之類是也鄫之稱人者何也鄫無大夫其稱人者固也春秋尊中國而黜僭竊不然吳不得先鄫而叙矣按本例云先吳於鄫諸侯之罪也故不月以見譏與經解稍異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諸侯戍也其不言諸侯何也先書諸侯會于戚下又書諸侯救陳知諸侯之戍不疑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比年朝晉秋又會戚冬又救陳區區奔走之不暇而莫卹其國事以公為失所務矣故皆不月以見譏

按本例云救陳之譏猶成七年救鄭之譏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滅何以不月見鄫之有罪焉爾鄫蓋莒屬也背莒

而親魯故前年叔孫豹鄫世子如晉傳所謂魯請屬鄫是也夫小國之政不安其舊而新是圖以致怨於人者取亡之道也故春秋譏焉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姜姓也齊侯滅萊不名則知衛侯燬滅邢非為同姓而名明矣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髠頑何以名卒之故名也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意
也諸侯行而卒其封内者地見猶在其國爾非其封
内則不地鄭伯如會稱未見諸侯則知陳侯如會而
見諸侯明矣此公會何以不致公遂如晉也然則何
以不言遂踰年不言遂猶曰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凡
天地之間莫不更始焉我之行不可以遂也明年不

致戲之盟亦是也

陳侯逃歸

陳介二大國之間楚方來圍晉又召會欲與晉則畏楚欲背楚則慮晉之不足恃也此陳侯所以逃歸也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按本例云公比年救陳出會曾未息肩而又朝于晉夫內棄其國事而區區以侵伐朝聘之為急亦不知務兵故加月以見譏十年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夏伐鄭盟亳城北秋又伐鄭會蕭魚其不月亦皆譏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楚公子燮

不戰而獲羅得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于邢丘

魯君在晉而晉侯與魯大夫會舍君而與臣則季氏專魯而公不得為政矣

公至自晉

公内不能制其臣外見鄙於大國故不月致以見譏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疫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按本例云不月譏喪師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之盟不致公未嘗歸也猶之鄬之會不致也公役于外踰年而遂行則不能治國而事宗廟可知也其不致則其譏明矣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於彼主吳也柤吳地猶之鍾離之會爾是時楚方伐鄭故諸侯會吳以謀楚不正諸侯主吳而遠會故不月以見譏大夫之會則月而公之會則不月其以見譏明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於會主吳則遂滅偪陽者吳事也不正諸侯從夷狄而滅中夏故日志以見之滅偪陽例月者也

公至自會

不以滅致然後知滅偪陽者非諸侯之事明矣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役也齊世子光先滕薛之君明年之役又先邾莒葢世子益驕而主會者莫制以見文公之業衰而晉不能主諸侯也不正諸侯之亟伐鄭故不月以見譏此伐鄭及明年兩伐鄭是也按本例云不月譏喪師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曰盜不得其人者也未知其國人耶非其國人耶故先目盜而後目其國也當是時鄭方迫畏晉之見伐

喜楚之來救未有適從而三卿鄭之執政者是宜有

盜殺之矣

戍鄭虎牢

襄二年諸侯亟伐鄭而城虎牢知取之鄭而城之也

此又諸侯亟伐鄭而戍虎牢知戍之以逼鄭也其不

言諸侯戍之上下皆言諸侯伐鄭知諸侯之戍不疑

矣其言戍鄭虎牢何前諸大夫城虎牢矣嫌此遂非

鄭地故復繫之鄭也且見不與諸侯奪人之邑而殭

戍之云爾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魯次國而作三軍過天子之制也以見三家之强分公室而有之而各征其軍焉爾戎事例日此不日以見譏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之用辛也於祭之月卜其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三卜不從則已矣而四卜過也五卜則又甚矣彼有五月而郊者是其過卜者也惟七年三卜郊不從乃不郊為合於禮矣春秋著是以見其非焉

按黄震曰抄云崔氏以郊之常禮言若魯之卜而不從乃天之不歆其僭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致是會也所以謀伐鄭也蓋諸侯相與伐鄭而未得志乃會而謀焉故其歸曾未及解甲息肩而諸侯之師已復至於鄭之城下矣凡以後事致其終也今未踰時而兩興伐鄭之役而間為此會以謀焉是未得志於鄭也不可以致終故公之還致伐而已至蕭魚之會然後得志於鄭故以

會致也且致伐之下書楚子鄭伯伐宋葢鄭尚從楚
而内伐知諸侯之不得志於鄭明矣致會之下書楚
人執鄭行人良霄葢鄭既背楚而從諸侯使告於楚
楚怒而執其行人則知諸侯之得志于鄭亦明矣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告從於晉故楚人執之也鄭雖有背約之罪而非行人之過矣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為下入鄆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既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文十二年城鄆是魯

邑耳此知為為莒邑何也是葢莒魯之邊邑二國數以為爭故其在莒魯者不常豈成九年楚伐莒莒潰楚人入鄆是時魯遂失鄆乎宿受命救台而遂入鄆見政之逮大夫也故月之以見譏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公比年出會伐鄭曾未息肩今又朝晉夫內棄其國

而區區以期會為務以公為過矣故不月以見譏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夫衞鄭班列同皆次國也衞之大夫不得先鄭之卿今衞人而先鄭公孫蠆蓋見齊宋衞皆卿貶而後人之也傳謂齊崔杼宋華閲衞北宫括以惰而不書其亦信矣以鄭公孫蠆不當後衞人故也十六年伐許之役衞甯殖先宋人則大國之人不得先次國之卿明矣月而後會猶之鍾離之會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衛北宫括不書於向而書於伐秦豈能其事耶然後知向之會稱人者實貶明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失地名而衛侯不名見孫林父之逐之也臣逐其君而罪其君則是臣可以逐君矣故不名以見之加日焉以謹之也凡春秋於其所甚惡者既見其辭

又復變日月之例者謂是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姓夏名蓋天子之士士賤非所以逆王后者也王后天下之母而使賤者逆是不月以見譏者也不書齊姜歸于京師非魯主之然後知紀季姜魯主之明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為莒故也

公救成至遇

其言至何蓋公救成比至于遇齊侯或已解圍而去

故公不進也與追齊師至酅同意傳謂公畏齊不敢進似誤矣若公實畏齊不敢進自當書次不當書至也何以不月以爲不及乎事故畧之猶之弗遇弗及盟也遇內地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師師而城畏齊故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黨於莒而畏於齊故有南鄙之師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侯在喪而出會又不降名見晉侯之失禮矣主諸侯之盟而且失禮宜乎諸大夫之張也諸侯為會而大夫盟諸侯失正矣其不曰諸侯之大夫而直曰大

夫不繫之諸侯見大夫之益張也易曰履霜堅氷至

葢雞澤之盟其漸矣此孔子歎政逮於大夫四世者

謂此也故特日之以見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大夫主盟而執諸侯見大夫之張也夫邾莒雖於我

有罪然晉大夫執之其可乎

齊侯伐我北鄙

按自此至襄三十一年永樂大典闕

夏公至自會

按本例云與雞澤之盟不月致同例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按本例云諸侯患齊之强數事侵伐故同欲圍之然而不能而遂為此盟其盟也有不同者矣此邾子所以執也故不書同又不日以見譏焉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按本例云莒魯之怨自屬鄫始其後莒與齊邾比以為我患魯無歲不受兵及仲孫速為此盟然後兵怨始解幾二十年莒魯不交兵則是盟也實國之所喜故詳録而加日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按本例云月往而不月致公與邾子盟澶淵比至於國而大夫已伐邾矣不正公之渝盟而亟伐故以見譏也然後知澶淵之盟故不與同明矣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按本例云月往而不月致豈公如晉朝以謝背盟伐邾之故而晉猶有責於我乎故以見譏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本例云傳稱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信也前年秋欒盈出奔楚晉私以一大夫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晉之失正而非所以合諸侯也齊人於是不賔明年伐衛遂伐晉則當時之事可知矣始合猶可再合而譏矣故沙隨之會不月以見之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按本例云受命救晉畏齊不進止于雍榆故加月以見譏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按本例云辛卯而剽弑甲午而衎入剽之弑衎與有力焉故加日以見之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按本例云不正公與大夫會故不月以見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按本例云加日者猶雞澤溴梁之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吴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吴子使札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按本例云公前朝楚故楚使薳罷來聘以報之葢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楚未嘗致聘于魯今薳罷之來欲報公明矣不正大夫之荅君故加月以見譏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本例云加日于災上見伯姬以災死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直為宋災之故而為會其無補于宋明矣 按此條從黃震日抄

檢補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十

宋 崔子方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陳侯之弟招也而稱公子蓋方列數諸侯之大夫不可獨曰陳侯之弟也且下書陳侯之弟招不嫌不

知爲弟矣

三月取鄆

復取之莒也莒魯爭鄆久矣以是而勦民故月之以見譏按本例云莒有弒君之禍豈魯責賂于莒而後取鄆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公子去疾也下書莒子去疾卒知去疾入而爲君矣

然則何以不稱公子見其不當立也言入未得其所

也此入而爲君其以未得其所之辭言之何也既入

而後展輿出奔則其始入未可謂得其所也齊陽生

入于齊亦是也

莒展輿出奔吴

去疾入而簒故展輿棄位而出奔也展輿之立踰年

矣何以不稱莒子亦見其不當立也展輿之不當立

故去疾得入而篡矣蓋莒無適嗣庶子爭立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亦是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是蓋莒魯之邊邑二國數以爲爭魯人患焉故既取之而又復疆其田也帥師而疆田莒難可知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于晉而不得入于晉見鄙于大國故不月以見譏按本例云兼譏喪朝

季孫宿如晉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見臣之專而君不得為政也此昭公所以終孫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雨雹或書月或書時於月有之則書月於時有之則

　書時時非一志也

北燕伯欵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不殊會淮夷蓋淮夷自來爲會非如吳不會而中國

往會之也

楚人執徐子

傳曰徐子吳出也而貳於吳故楚人執之徐滅之禍

自此始春秋惡焉故不月以見之宋公之執不月以

爲畧徐子之執不月以爲譏何也春秋有不嫌同辭者亦觀其事如何而已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執齊慶封殺之

伐吴而曰執齊慶封見慶封之在吴也不言孰執執承上諸侯不疑矣殺陳孔奐殺陳夏徵舒不言執直殺之也此先言執葢治其罪而後殺之故也見慶封之有罪焉爾

遂滅賴

九月取鄫

内取之也鄫國也而不言滅葢取之莒也襄六年莒人滅鄫則鄫莒邑爾始鄫欲屬魯而為莒所滅莒之滅鄫魯不能救今取之於莒又不能復其國家而遂有之以魯為罪矣故月之以見譏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作三軍三家之利也今公室方弱而舍中軍豈固以利公室葢欲易爲之制耳是時季氏益强獨專魯國故叔孫豹卒則舍中軍此復欲分公室以自利明矣故不日以見譏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言及别二邑也莒無大夫以其來我以我事書也傳

以爲重地而書誤矣且邾快畀我來奔不以地亦書其人則知以我事而書明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公得入于晉矣故如以月往而反以月致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越夷也始見而稱人蓋其君也徐之人何以先越之

君是徐子也貶而後人之且徐自入春秋未嘗與中國會盟惟前年從楚于申之會又貳於吳而見執於楚今遂從楚而伐吳夫恃陋而即夷懷貳以事大國又不能終其惠而反伐之三者皆罪也此三十年吳滅徐而諸侯莫之救其禍著於此矣故貶而人之不然徐之大夫不得先越之君矣戚之會鄫人不先吳是也徐子之貶春秋有見焉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凡言及者我意也變及言暨則知暨者非我意也爾雅曰暨不及是也此葢齊之强與我平故月之以見

譏定十年我强與齊平則亦加月矣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凡執而後殺者葢先治其罪而後殺之云爾楚雖以

罪殺干徵師然春秋猶不失行人之稱則陳國之亂

非干徵師罪明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春事也而秋行之志不時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當是時陳無君而公子招爲亂則殺過者招也然則

稱人以殺大夫爲下相殺明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陳侯之弟招何以復稱公子陳侯溺卒矣執而後放治其罪也招有殺世子之罪而反放之陳孔奐之罪未見於春秋而乃殺之見楚之失政刑矣

葬陳哀公

陳已滅矣孰葬之楚葬之也滅人之國而葬其君不

恤其大而治其細以楚爲僞矣齊侯葬紀伯姬斥齊侯以惡之此不斥楚子何也於紀侯之大去未見齊之滅紀也故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之而兼譏其葬焉楚之滅陳其罪固也故於其葬不復斥楚子下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知楚子之在陳明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許自此至定之四年二十八年之間凡三遷都焉夫

國家之政士民之居何可數遷數遷則下騷動而亦不足以爲國矣以盤庚屢遷而民猶胥怨況許之小國乎春秋不正許之屢遷故此以後皆不月以見譏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矣而復書陳災所以閔陳也陳其終復矣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之弒君父天下之罪人也楚子不能正其罪帥諸

侯以討戮反爲匹夫之事欺誘而殺之又滅其國而有其地然則虔之殺般非以討罪也利其土地而爲之耳則其不道已甚故春秋正其罪而名之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也夫般之罪易見而虔之惡難明方且致誅乎難明之惡則易見之罪亦不嫌於不治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周之五月夏之三月三月可以蒐矣蓋譏其有夫人之喪而不慼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是公子棄疾也而曰師貶之也凡滅國不貶以爲其惡不貶而自見然則此爲執世子有以歸用之貶也且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也未得乎立也般以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内急外亂内急則世子固未得乎立矣猶晉獻公已死而奚齊猶未君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之納何以不名未得乎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之奔不日見非其罪矣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而圍之何也葢恃大而不聽故定十二年而

卒墮費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在晉十三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弑其君

乎是葢棄疾爲之謀脅比而立之以成其事比見利

而後動故先書自晉歸見比之不與謀也後書弑其

君見叱之首惡也且棄疾爲謀而叱首惡何也夫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實力焉故春秋正名以與叱所以絶後世姦人之禍也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則叱之不能自外而歸弑其君明矣歸者得其所也叱之弑君而以得所之辭言之何也見有主於内而後歸焉爾然則何以不言復歸見棄疾非叱之援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弑君自立而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何也棄疾非所以討賊者也不與其討賊見棄疾主謀而比與之同惡也比不失名棄疾不失罪此春秋所以爲法矣夫聖人不輕用其法如此則趙盾許止之弑于春秋無異辭豈以天下之惡而輕被之人哉三家之傳失之明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此葢諸侯不與公盟也且公不與盟其曰甲戌同盟何也見公之赴日會期而後諸侯不肯與公盟爾諸侯不肯與公盟而曰公不與盟何也諱之也使若公自不盟云爾雖然爲之諱必有以見之凡春秋書弗者然後有故如齊侯弗及盟是也此不曰弗與而曰不與見不盟者非公意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令棄疾復弒君而自立於是諸侯為平丘之會以謀楚楚雖強大不能不有畏焉乃復二國之封以紓諸侯之難是以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也其言歸得其所也其不言自楚見陳蔡之復諸侯之力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於晉以謝不與盟之故晉人辭之而復不得入也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不曰大夫而直曰公子意恢是宜君者也不然意恢之殺不志於春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吴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此變而合於禮則書其曰有事于武宫而不目其祭

略言之也主書者不在祭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公十二年如晉十三年又如晉皆不得入見鄙於大國猶不自以爲愧而復朝焉故不月以見譏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以爵見爲楚事而言且以見楚罪也故斥楚以惡之其不名蓋其罪薄於誘中國之君而殺之者也

戎蠻子不名略之也其不日不地亦略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有星者非常星也星孛或書月或書時不踰月則書月踰月則書時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外災不日見四國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故日志也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三家皆曰非弑也世子止不嘗藥而父死故加弑焉夫不嘗藥之過小而加弑君之罪重豈先王之法哉且春秋所以爲法也向使聖人在上豈遂以弑君之罪而殺之耶其不然明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傳謂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書葬

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襄三十年蔡世子般

弑其君固葬蔡景公是亦赦般乎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曹之封邑見其邑有奉之者也且曹之大夫而有

封邑見天子之命大夫明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稱盜不得其人者也凡是母凡也母凡而不立葢以罪廢者乎其弟為君則有謟事而盜殺其凡者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寗華定出奔陳

按本例云大國三卿今相與同惡一旦出奔上下不協莫此之甚故加月以見譏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寗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其曰宋南里國都之南華向所居里也以其黨叛也南里非地名不得不繫之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般以誘殺有執而用焉朱顧不能復讎而又奔之賤之故不月以見惡焉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其言王室亂何內亂也王崩促葬大臣擅權諸子爭

立奔亡篡殺累年而後已故曰王室亂內亂也王室

之亂故志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景王崩嫡嗣未定大臣爭權各欲有所立故劉單立猛以當國三月而葬王欲王位之蚤定也於是尹氏之黨子朝之亂興而猛不得安其位乃居于皇也其曰王猛見其當國而不當立者也其曰劉子單子以王猛見猛之挈乎劉單者也按本例云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西周也成周東周也成王始卜洛邑而營都焉至平王而東遷是為東周則西周故王都也故曰王城按杜預釋例云周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集解三十二年城成周傳注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則平王初遷時未都成周所謂西周指鎬京言崔氏誤今王室内亂大臣爭立王猛避難于皇不得入于成周乃入于故都以自立也不目其地而曰王城見猛之因故都而居之云爾其不月知王猛之非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先曰王猛後曰王子猛於其生見其假位號而當國故稱之曰王猛於其卒則號位無所假矣故復其本曰王子猛也是不卒者也春秋終始焉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圍郊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頓胡沈小國而先蔡陳許何也頓胡沈其君而蔡陳許則大夫爾書胡子髠沈子逞知頓胡沈皆君也書陳夏齧知蔡陳許皆大夫也然則其畧之何也不以

中夏六國之師而敗於一外裔故畧言之也胡子沈子其言滅何重辭也國亡謂之滅君亡謂之滅重辭也外裔敗中國者例月而此日之爲胡沈之君滅也雖小國以其能死難之爲重矣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也當立者也故正其號而曰天王則異乎王猛之稱矣是必有立而附之者其不曰某氏立其見其當立也又不曰某人以王居于某見附之者正也非

所以爲黨也

尹氏立王子朝

嗣子有常位言立非所當立也王猛不言立當是時嗣子未定故王猛得假位號以當國今天王在狄泉矣而尹氏立王子朝是篡也故書立以見惡焉衛人立晉不言公子今朝言王子何也稱衛人立則疑於當立者也故不得不貶公子以見之此獨稱尹氏立則其不當立明矣不貶子朝則尹氏之罪專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自始即位至此凡五如晉至河乃復於此獨言有疾則知不言有疾者皆以他事而復也葢内爲權臣所制外爲霸主所鄙而不見禮於大國此所以終孫于齊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吳滅巢何以不月巢有以自取之也襄之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實殺之夫小國不能事大而又殺其君取亡之道也故不月以見譏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有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按本例云一月再雩自當志日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内諱奔猶曰孫位而去也此蓋季氏之逐君而辭不

見焉何也春秋於內大惡諱難言之也且先五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見公之受制於權臣也又下兩書公如齊兩書公如晉三書齊晉唁公五書居鄆三書在乾侯以至于薨其事亦可知矣且公實有國而去之羈孤迫窮彷徨乎二大國之閒僅得一邑而居焉則何樂於外而不入且公孫于外終始七年而魯未嘗立君則何忌於內而不入蓋當是時惟季氏專魯然則公有惡於季氏而不敢入明矣有惡於季氏而不

敢入非季氏逐之而何且臣而逐其君此天下之甚
惡也亦不待貶而自見故春秋雖爲之諱不疑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齊侯取之以居公故下書公至自齊居于鄆
是也當是時齊强魯弱不能責季氏之罪以納君而

乃取一邑以居之見齊之無意於納公矣昭公不悟猶居鄆三年以待齊及其不能而後始之晉故月之以見譏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已取鄆而公猶言居見鄆之不入于齊也按本例云日孫故月致自此往至皆不月居外亦不月譏失國也

夏公圍成

成內邑公憾于季氏故圍內邑也夫公實有國而不能制其臣至於見逐而反區區圍其一邑欲以報怨見公之不君矣故不月以見譏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齊莒邾杞皆魯之與國故爲鄟陵之盟以謀納公夫公實有國而不能處反因他人以求入而卒不能鄟陵之盟爲不韙矣故不月以見譏不言同然後知納公者僞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言入見自狄泉而入也不言歸王未嘗去國故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見其黨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亟如齊而卒不獲所謀故皆不月也然後知凡公

如某而不月者以見譏明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不書其人吳無大夫也然後知稱國以弒爲微者明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郲快來奔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人辭公故次于乾侯而止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不言唁公于鄆見鄆之猶在魯也夫齊晉大國不能

逐季氏以納魯君反區區爲慰唁之辭若不得已者

則當是之時君弱臣強豈獨一魯國哉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比如晉而不得入故皆不月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公適去鄆而鄆潰見魯之民皆叛畏季氏而不敢寧

公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志公之在外正月以存君臣子之辭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春秋之例國滅而奔者不名閔之也章羽之不見閔蓋其有罪者也徐子之罪見于五年伐吳彼三罪者徐足以亡矣其禍自伐吳始焉故春秋于彼則貶而人之於此則名而賤之凡以見自取滅亡之禍而已然則何以月志其譏已明者則亦無俟于變日月之

例也按本例云先儒以徐爲夷非也春秋以中國例書徐而曰夷者何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公在乾侯而季孫爲適歷之會季孫不見公矣君在外而臣不省則季氏之有惡于公亦明矣夫意如之罪霸主所宜討今乃與之爲會且其君在是而會其臣見晉之釋君而臣是信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既使荀躒會意如乃使唁公葢季孫有不納君之言故晉侯唁公之不得入也必使荀躒然後意如之意得通于公矣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之言則晉侯之不明可知爾彼六卿之强至于分國而有之則晉侯之不克有爲者是亦魯君而已昭公失國豈無他諸侯唁之而獨擧齊晉所以深惡乎大國之無能爲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黒肱以濫來奔

三家皆曰邾黒肱此不言邾葢字或脱之非例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内邑公既失鄆而後取闞也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成周與京師一也或稱成周或稱京師葢自周言之

則曰成周自諸侯言之則曰京師諸侯不敢斥天子

之國故以衆大之辭言之此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則

不曰京師何也當是時天子微弱諸侯不王豈復能

以義相率而尊周室哉是葢天子有請于諸侯然後

諸侯使大夫往城之耳故曰城成周葢自周言之見

天子請而後城之也傳謂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
城成周是足信矣
卅有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出在外七年于此奔走窮迫可謂極矣而魯
之臣曾未有一人盡力于其君者卒以旅死當是之
時祿之去公室三世矣爲昭公者尚何以懷其羣臣
哉故春秋所書于七年之間未嘗有一言及其君臣
之際者爲此也

謄録監生　臣　孫永治